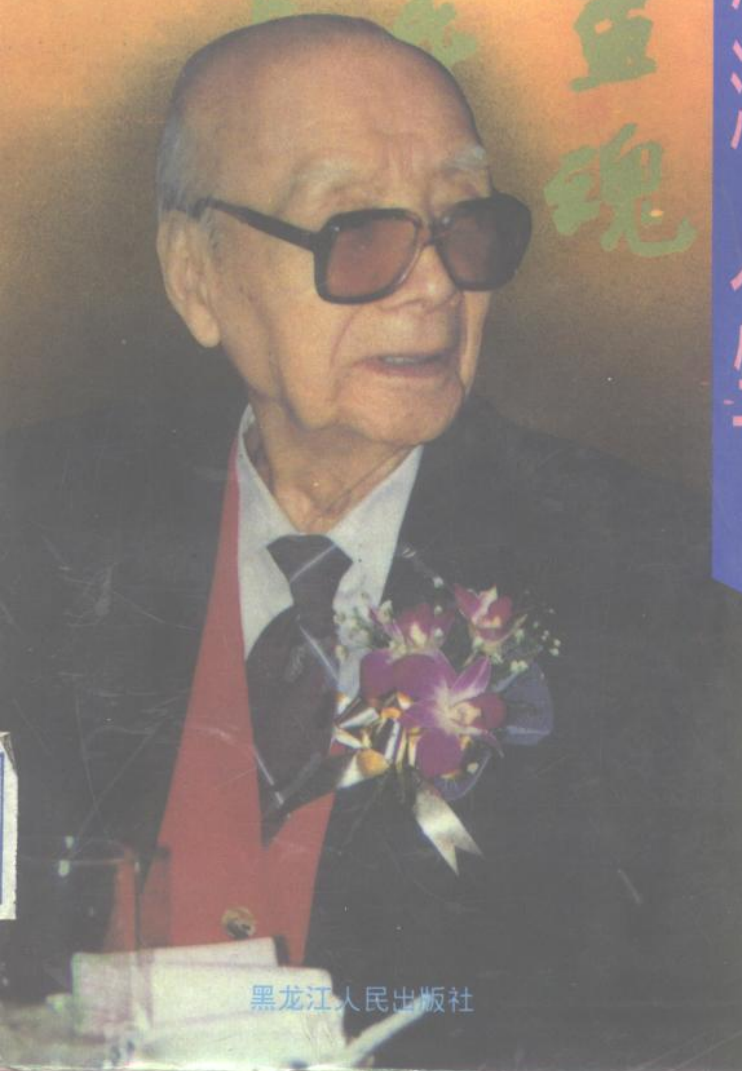


劉海粟傳

滄海人生

◎ 石楠 著

一卷畫魂
書在毛
良地下
知音



黑龍江人民出版社

K825.72
SN/1

沧海人生

刘海粟传

石楠 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郭肇庆
韩继海

美术编辑:王向群

制 作:唐忠民

版式设计:赵冬梅

校 对:曾一丹

沧海人生——刘海粟传

石楠 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)

黑龙江省绥化印刷厂印制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·印张 23·插图 8

字数:500 000

1996年3月第1版 1996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 000

ISBN7-207-03372-9/K·402(简精装) 定价:32.80 元

出版说明

本书系采用台湾地球出版社 1994 年的版本,封面为原设计(设计者洪光贤),为了适应横排本的需要,做了少许调整。彩色照片全部为后加的。

这是一部传记小说。著名传记作家石楠以挚热的情感,描绘了刘海粟为中国新美术运动顽强奋斗的一生,以及他的亲情、友情、爱情。

刘海粟是我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、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人,是站在时代前列的学贯中西、艺通古今的一代艺术宗师。他 17 岁创办上海美专,首倡人体模特儿和裸体画展,为捍卫中国新美术的成长,力搏群丑,与大军阀孙传芳展开激烈论战。他是位伟大的爱国者,为了抗日救国,只身赴南洋举办募捐画展,屡遭日寇、汉奸的迫害,所得巨款悉数献给祖国。他以“不怀庆赏爵禄,不顾非誉巧拙”的决心,努力发扬传统画学,介绍西方浪漫主义和印象派的艺术理论,融通结合,创新立说,为弘扬中华文化,沟通中西艺术理论探索和创作实践,做出了卓越贡献,是我国近代美术史论的先驱。他视艺术为生命,虽磨难迭起,毁誉丛生,三度中风,九死一生,仍然顽强奋斗拼搏不息,九三高龄犹十上黄山,纵笔挥洒。他以长达三分之二以上世纪的辛勤劳动,创作了无以计数的国画、油画、书法、诗词艺术珍品,把美奉于社会。他固然由于毅力而成为伟大,可是,也由于灾难而成为伟大。他的百年人生犹如他的笔底风云,撼人心魄。

编者

目 录

序 章 赤子心祖国情·····	1
-----------------	---

上 卷

第 一 章 逃 婚·····	9
第 二 章 少年校长 ·····	23
第 三 章 美术先河 ·····	45
第 四 章 模特儿论战 ·····	58
第 五 章 暗 箭·····	148
第 六 章 东渡归来·····	185
第 七 章 虎步西洋艺海·····	203
第 八 章 欧游归来·····	274

中 卷

第 九 章 百折不回·····	315
第 十 章 风流欧陆·····	381
第十一章 英雄落魄·····	437

下 卷

第十二章 人生炼狱·····	533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序 章

赤子心祖国情

刘海粟乘坐的小飞机悠然地盘旋在大峡谷的上空。

以世界奇景著称的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，位于亚利桑那州的西北部，科罗拉多河流过谷底，犹似一柄利斧，劈开了幽深、不同地质年代的地层，悬岩、陡壁、绝岩、山峰耸立两岸，仿佛不同版本不同色泽的亿万册图书，层层叠叠垒在两岸一般。在阳光的沐浴下，不同色泽的岩层，随着光照的移动，强弱变化，时而缥缈，时而迷离，时而明丽，宛如绚烂难懂的现代绘画画廊一般。

海粟老人游历过大半个世界，他十上黄山，足迹遍及东洋西洋，诸多世界奇观奔腾于他的笔底，尽入他的画卷。他十七岁创办中国第一所艺术学府，首创人体模特儿写生，被封建伪道学们斥为艺术叛徒、盗贼，视为名教罪人。他而立之年就被日本著名画家桥本关雪喻为“东方画坛之狮子”，法国著名艺术评论家称作“中国文艺复兴大师”。九十岁时他始发现自己学问之不够，决心从头学起，开始新的艺术征程。到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游览，描绘这一世界奇观，是这位九十五岁老人的又一个小心愿，他终于在一九九〇年五月如愿以偿了。

大峡谷的风和阳光都是闻名的。阳光在峡谷间恣意地流淌，穿过机上的玻璃窗，洒了老人和夫人夏伊乔满头满身。他头大嘴阔，满头银发，红光满面，双目像年轻人那样熠熠生辉，仿佛有两

簇永不熄灭的火焰在里面跳动。细碎的汗珠从他那大艺术家宽阔才华漫溢的前额涔涔渗出，他自感体内正激荡着生命的勃勃活力。他抬手松开了红黑交织的英格兰领带，解开了乳白和奶黄相间的阔格子衬衣的领扣，夫人帮他脱下了夹克。他把眼睛贴在舷窗上，双目炯炯望着窗外的视野。大峡谷雄浑恢宏的气势震撼着他。

这是怎样的奇观啊！他只觉得从眼前流过的仿佛是马蒂斯、梵高、马奈、莫奈、毕沙罗、西斯莱、伯特·摩里索、塞尚、德加、吉约曼……的色彩，原红、原黄、原蓝在盘旋，在回荡，没有平薄的表面，没有感情的节制，丰富的颜色粗粒在强烈阳光中颤动，耀得他眼花缭乱，他感受着它们溢散出的炽热光圈、空气和蓬勃的生机……他似乎听到了大自然的心脏在搏击着浓浓的热血……

突然，金光辉煌的峭壁间有簇绿跳进了他的眼帘。他的心怦然一动，绿使没有生命的陡壁悬岩倏间活了起来，他急切地想看清它！

飞机刚一在山顶着落，伴随他同来的崇拜者们，就推着轮椅迎了上来。他迫不及待地指着泛着生命之绿的峭壁说：“我要就近去看看那棵顽强的植物！”

哦，它竟是一棵脱了皮折了筋的柏树，几近枯干的树干上，缀着簇簇新绿。他兴奋得像个天真烂漫的孩童，情不自禁地叫喊起来：“奇迹！奇迹！这真是生命的奇迹！”他挥舞着双手向它欢呼致意，“多美的一棵古柏啊！我要把它画下来！”

他举笔凝望着古柏，他的心弦激动得阵阵颤栗。在别的植物无以生根立足的陡壁间，它活着，默默扎根向上，给大峡谷高唱生命之歌，数百年的风霜、雨、雪，也未能动摇它生存的信念，它屹立在那里，这是何等的伟大和顽强精神啊！

油画布布上辉煌的阳光。

你的生命为何如此的倔强？你一定是在寂寞冷落的历程中孕育了如此顽强的生存意志，才不畏风沙、烈日，而悠闲地奉出新绿！你是在以满腔的爱在回报阳光的抚爱，以挚情答谢岩石的养育之恩吧？……大峡谷特有的风沙呼啸着。

海粟老人眼里漾着泪花，心潮汹涌澎湃。画笔在他手里不停地飞动。夫人给他穿上夹克。观看他作画的游客越来越多，不同肤色的仰慕者在他的身后围就了一道半圆形风墙。他纵情地画着，没去在意愈刮愈烈的风沙，完全忘情在色彩飞腾之中，那些吹打在画布上粗粗细细的砂粒和着强烈浓郁的原色颜料，在画面上造就了一种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，给大峡谷凭添了一种粗犷、原生的魅力。他一口气画了两幅，仍意犹未尽，又突然想画国画。可宣纸和毛笔还远在数十公里外的旅舍中。伴他同来的崇拜者中立即有人驱车去取。纸笔取来了，两张油画也修整好了。

他兴致勃勃，右手握笔，左手掀起夹克衫的衣襟，挡住风沙，毛笔在被吹得哗哗响的宣纸上飞动，很快，一幅气势磅礴的大写意山水画画就了，又在画的上端即兴题上了：

天下奇观大峡谷，笔墨淋漓刘海粟。

九十五岁何尝老，兴来往还欺造化。

围观者中响起了各种语言叫好声和掌声。他又拿起宣纸，想继续作画，夫人拦住了他，“风沙太大，不能再画了，吃不消的！”同来的朋友也帮着夫人劝他：“您可是我们中国的国宝啊！我们得为您的健康负责。”

他无可奈何地放下画笔，扶着轮椅扶手缓缓地站了起来，望着大峡谷赞叹不已：“啊！大峡谷，鬼斧神工！站在你的面”

才真正感受到大自然的伟大，人的渺小，真真沧海之一粟也！”

围观者中有人用英语、日语祝他“健康长寿”，他转过身，也用英语、日语潇洒地答谢他们。

风鼓起他们的衣衫，掀动着他们的须发，砂粒抽打在脸上，麻麻辣辣的，围观人群仍依依不舍散去。一位朋友请老人坐好，推起轮椅，他们这才让开一条路，慢慢散开。

老人被扶进车里，就在车门快要碰上时，有人向他的小车飞奔而来，大声地说：“刘大师，请您老等一等，我有话跟您说！”

老人的耳朵听力虽已减退了许多，但他的目力很好。他连忙伸手推开车门，倾身向外，微笑地望着因跑得有些微喘的青年同胞问：“你认识我？”

青年摇摇头说：“我不认识您，但我知道您。我参观过您的画展，很喜欢您的书画，也算您一个神交知音吧！我上月从祖国来，国内有关您的传说很多，我不知道是真是伪，很是困惑……”他看看前后，小车上的人都下来了，因而遂停住了话头。

“哦？”老人一惊，他诧愕地拉住那青年的手，“关于我的传说？进来吧！搭我的车回城，车上我们慢慢说。”

“不，我是访问学者，就要回去了，刚刚到这里，大峡谷的风光还没看呢！”

老人拉住那人的手不放，他急切地问：“都说了我些什么？请您告诉我。”

关于那些传说，他们从台湾飞到洛杉矶没几天，夫人就有风闻。她深知那是些别有用心的人散布的莫须有的谣言，她最了解老人那颗赤子之心，为了保护老人精神不受刺激，她对他封锁了消息。此时她慌了，绝不能让那些“传说”去伤害老人，她连忙对

年轻人说：“这里风大，老人在风中待了整整半天了，我们借住

在洛杉矶蒙特娄公园,请您经洛杉矶时,就便上家里谈。我们很想听您说说国内的近况。”

那人立即领悟了夫人的意思,连忙道歉:“请大师原谅我的冒昧,打扰了。”就要从老人手里抽出手。

老人却紧紧握住他的手不放说:“既然您是我的神交知音,为何不坦率地告诉我?”

那人被他的真情打动了,近乎喃喃地说:“我只是想知道,您还回不回国去?”

老人这下真正地震惊了,从他眼里猛然迸发出两簇痛苦夹着愤慨的光柱:“难道有人怀疑我不爱我的祖国?……”他哽咽得说不下去了,委屈的泪水像两条小溪无声地从多皱的眼窝里流了下来。

那人吓慌了,他没想到他的这个问题如此震撼了老人,他又伸出一只手,双手抓住老人的手,连声说:“对不起,对不起!这我就放心了,那些传说您就别去理睬了!”那人使劲缩回了手向他扬了扬,“保重!”转身跑开了。

老人像只受了重创的狮子,郁闷回游在他心头,久久不肯散去,困惑和痛苦扰着他。他的同胞,或许还有他的朋友都“传说”他些什么呢?他们为何要“传说”他呢?

蒙特娄公园,阳光灿烂,碧草如茵,宁静又温馨,是休息疗养的好所在,可老人就是不能从那沉重的阴霾中解脱出来。他总是被人误会,在他的一生中,有许多时日都是在他人的误会中度过的。也许就是那些误会给他造就的痛苦,使他获得了艺术的灵感和创造的力量,也许,他又被误会了!

他挪动着轮椅,从画架上抽出他读过多次、总随带在身边的法国著名批评家李尔克撰的《罗丹传》,又读了起来。他的目光又

一次久久停留在曾多次引起他强烈共鸣和深深感叹的那段文字上，“罗丹未显著以前是孤零的。光荣来了，他也许更孤零了吧。因为光荣不过是一个新名字的四周发生的误会的总和而已！”他又发出一声深长的叹息。他的名字已蜚扬宇内，已不孤零了，他也深深铭记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得以痛苦为代价，但是，他想像不出那些“传说”的内容，难道有人对他近年的游历、画展产生了误会？从去年，他重访西德到现在，他孜孜不倦地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在奔走、呼号，他希望世界上多一些认识、了解中国文化艺术的灿烂和伟大，若不是自谦，他敢说自己是弘扬民族文化的功臣。他这样评判自己，也问心无愧。他爱中华民族，爱生他养他的祖国，尽管他的人生有坎有坷，有祸有福，有笑有泪，受过委屈，可他爱得如诗如画，无怨无悔，他的爱，就是他自己超乎一切的选择，他不能忍受对他这种爱的怀疑。他不允许，不允许，那是对他那颗赤子之心和人格的亵渎！他在心里呼喊，他已是近百岁的老人，就要走到人生的终点，为何有人还不放过他？还要在他心上再捅一刀！误会！他已经不起误会了，他的心颤栗着，渗出了串串委屈的泪花。

上 卷

艺术叛徒胆量大，
别开蹊径作奇画。
落笔如翻扬子江，
兴来往往欺造化。

.....

——郭沫若：题海粟画《九溪十八涧》

第一章 逃 婚

秋天，总是和呼啸的风，蒙蒙的雨，瑟瑟的寒意连在一起的。

公元一九一一年十月的一个黄道吉日，也下着蒙蒙细雨。江南小城常州轻笼着沉甸甸的烟雨，城里名胜红梅阁的翘檐飞翠裹着一层湿漉漉的雾气，溢渗出大大小小像汗滴样的水珠，梅的叶子已经凋零，留在枝头的只是多数不屈的顽强者，香雪海的景致还很遥远。肉红色的石板街道溜滑溜滑，泛着惨白的光亮，低凹处积着污水。落叶零零落落，也有的被风卷成了堆，浸泡在雨水里，行人恣意蹂踏着它们，但它们已失去了呻吟的力气了。小摊上到处是常州产的梳子篦子，撑着褐红色油纸伞，拖着沉重油靴的小贩，操着水乡好听的声音吆喝“梳子、篦子要哦！”在叫卖。天宁寺的钟声悠远而沉重，震得空气似乎都打着颤。唯有地处闹市的青云坊二十八号刘家，洋溢着一派喜气，他们家的小少爷季芳这天娶亲。

刘家祖居安徽凤阳。明朝洪武三年，他们的远祖随朱元璋的爱将汤和南下，镇守常州，落户西营，人称四营刘氏。后来季芳的曾祖父刘运帷买屋青云坊，才迁居城里。青云坊是条热闹的街，有座很有气派为表彰烈女节妇的青石牌坊。大运河就从身边流

过，站在刘氏家门口，就能看到架在河上的浮桥和往来穿梭运河上的船舸，听到此起彼落的捣衣声。

刘运帷虽只做过小武官，但他却具有名士的修养和风雅。他在府内修建了两座楠木大厅，取诸葛孔明“非宁静勿以致远”之意，请华亭书法家许威题写了“静远堂”三字，制成金字大匾，悬挂堂上，很是气派。这在常州城乡，是绝无仅有的。但刘家到了季芳父亲刘家凤青年时代，家境已开始衰落，但仍不失丰衣足食。

刘家凤幼读诗书，受过很好的教育，他又赞同、拥护洪秀全的主张，他十三岁时，太平军护王陈坤书攻占常州，他毅然投了太平军，随军转战经年。军败回到故乡，娶了著名学者洪亮吉的小孙女儿为妻。他鄙薄功名，无意仕途，甘于经营族中钱庄维持生计。他的弟弟刘家麟和他却迥然不同，他做过一任知县，卸任回来，还要人叫他县老爷，处处要摆县太爷的架子，总是埋怨哥哥不去捐官，指责哥哥没出息。

这天，刘府从大门起，每一间都布置得焕然一新。每间的回廊上都悬挂着红绸宫灯，每扇门扉上，都贴了洒金红喜联。大门上的喜联，

右为：鸾凤和鸣，鸳鸯福禄，天作之合；

左为：三星在户，百年琴瑟，关雎志喜。

新房门上的喜联，

右为：缔约佳人，夸咏雪奇姿，黛写远山人似玉；

左为：风流才子，快乘龙壮志，花迎小阁梦初香。

祖宗堂里，铜烛台上插着印金的巨型红烛，八仙桌上摆满了精美丰盛的果品，正中祖龕上陈列着刘氏祖先的牌位，和着朝服显赫者的画像。

新房是一明一暗两个房间，陈设着新娘家前一天送来的妆奁、陪嫁。桌上铺着手绣的桌布，床上挂着手绣的风穿牡丹图案的帐沿，叠放着整齐的锦衾和绣枕。桌上摆着玲珑精致的小摆设和巨型红烛，显得花团锦簇。

正中大厅权作招待宾客的处所，摆满整齐的桌椅和杯筷。厨房里堆满了各种食品和佳肴，热气蒸腾，散发出诱人的香味，刺激着宾客们的食欲。

在这常州城乡的大家小户，叙起来和刘家也都非亲即故。道贺的人熙熙攘攘，川流不息。

细雨蒙蒙，如烟似雾，秋天的日子越来越短。新娘乘坐的火车还没到站，迎娶的花轿早到火车站等候去了。“呜——！”一声悠长的汽笛有如报喜的钟声响起了一般，刘府立刻忙活起来了。倏然间，彩灯齐放，红烛高烧，早就卷在竹竿上的数万响喜鞭扛出了大门，锣鼓、唢呐一齐奏起喜庆的曲调。青云坊欢动了，前后几条街也欢动了，看热闹的人像沸腾的潮水推涌方舟簇拥着披红挂彩的四人抬花轿，向着刘府缓缓而来。深红的枣子和白胖胖的花生果，随着轿帘的掀起，洒向欢乐的人群，人们抢着这象征吉祥和早生贵子的喜果，欢笑着。

祖堂上，高烧的红烛漾闪着酩酊般辉煌的水焰，回荡着欢乐。

新娘进了祖堂，就要行三跪九叩合巹大礼了，却发现不见了新郎官。

刘家凤的心一下子提拎了起来，紧张地拽了司仪一把，小声

地说：“盘官不见了，怎么办？”

司仪也感到了麻烦，向人群里掠了一眼，突然灵机一动，像唱诗一般地宣布：“新娘长途跋涉，辛苦了，先请新娘休息一会儿，再行合登大礼！”

合情合理，谁也没有发现破绽。新娘不由心里一热，刘家人如此善体人意，慰藉了她远嫁的悲伤，她感到了一种温馨安慰。

刘家凤感激地看了司仪一眼，小声地说：“我去寻他！”

二

盘官是新郎季芳的乳名，光绪二十二年农历二月初三生，因生时脐带盘在腹上而得名。他又因排行第九，又叫刘九。父亲一早就叮嘱过他，鼓乐一响，就去前堂迎接花轿。可鼓乐却使他的心剧烈地痛苦起来。那炮仗劈劈啪啪的炸裂声就像炸药炸裂在他的心中，他的心仿佛已炸成碎片一般了，在流着血，抗拒着，他不想去前堂，不想再听到那撕裂他心肺的鼓乐声和轰隆轰隆的炮仗声。他捂着双耳，逃到了后院，掩上了门。

后院不住人，旧时的花园，已经荒芜，几间矮屋，几丛海桐，几簇寒菊，还有一株腊梅，凄清零落。可它是另一个天地，听不到令他心烦的声音，静得又叫人心头发颤。他像一个长途跋涉在炎天沙漠中的人突然走进了树荫一般，依着门廊，闭上眼睛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连连自问。

“九儿，”半月前，父亲把他叫到面前，“你该结婚了！”

顷刻间，他心中荡起了蜜样幸福的涟漪，脑海里猛然浮起了一个可爱姑娘的影像。光艳照人的面庞，又亮又黑的大眼睛，秀气的鼻子，樱红的唇，一根乌黑油亮的辫子春风摆柳一般荡在她

身后，羞涩又脉脉含情地望……

“九儿，你怎么啦？发什么呆？为父的话你听到没有？”

他羞得满面红云，低下了头，他等着父亲说出那个让他心颤的名字。

“我已给你提亲，女方是丹阳林知府的千金林佳，……”

“啊？丹阳林家小姐？不是玉表妹？”他的脸恍如突然遭了霜打的笑容，顿时变得又灰又白。

“九儿，你阿爸不是不知道你的心事，我也喜欢玉儿这个孩子，她聪明，贤淑，又能绣一手好花，我和你妈生前也想到过她，请人为你们合过八字，可你们八字相克呀！”

“什么八字相克？我喜欢她，她也喜欢我，我们就能过得快乐，我不信那些鬼话！”

“孩子呀，有些事你信也得信，不信也得信！”父亲耐着性子劝着他，“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！林佳小姐与你八字相合，林家又是丹阳的大户，她母亲是她父亲最宠爱的如夫人，你阿爸和林家钱庄合作多年，也算世交，门当户……”

“我不结婚！”他嚅地站起来，打断了父亲的话，“阿爸，我再说一遍，我不结婚！你去回掉这门亲事，就说我还小，我才十五周岁呀！阿爸！我还是个孩子呀！”说着转身就走。

“你给我站住！”

父亲的震怒使他站住了。刘家凤是个性格刚烈的人，儿子也接受了他的遗传基因，他一向宠爱这个小儿子，用这样的语气来呵斥他，还是第一次。他的语调立即缓和下来，走到儿子身边，握起他的一双手，轻言细语地说：“按照我们刘家祖上的规矩，男儿十六就已成年，应该完婚，为父给你择好了吉日，就在月底！”

“不，不，我不！”他像一个绝望的落水者，明知上岸无望还要